



合參
新編

詩經正解

衛

5-12
仁
505
5



同會
攻印

門
卷
505
1-

詩經正解卷之五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孫殿元延簡
陸觀成駿聲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衛一之五

○淇奥章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俱是美武公之德。而托興以咏歌之也。皆自做成君子之後。而言當以有匪句作主。首章興其德之進盛。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興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興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于禮。然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而無淺深及漸進之意。總之由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故服容動靜。無不悉協于則也。○許南台謂末章言德之成。其寔首章琢磨之至。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即此是德。非到此方成也。一說上章猶有英氣。末章則化而無迹。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為瑟僖赫咀。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謔。豈有到那寬綽戲謔。便不瑟僖赫咀乎。但自切磋琢磨處。極力鍛鍊。磨礪過來。始到金錫圭璧地步耳。

瞻彼淇奧

音與郁同

綠竹猗猗

音醫叶於何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

音平聲

如琢如磨

音限

兮赫兮咺

音况晚反

兮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

音誼叶况遠反

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鑷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砂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惻威嚴貌。喧宜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合參。衛人美武公之德。若謂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為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苟未能斧藻其德。將儀度不肅于觀。章采及增其玷。何能令人思哉。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始生。猗猗然柔弱而美盛。尚有莫禦之機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寧無不已之功乎。彼學莫先于自明。以善之粗明。而遽止者。精未至也。則講習討論。而致審于臧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

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莫要于自修。以己之粗克而遂安者。密未至也。則省察克治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德之修飭。有進無已如此。由是美在其中。光輝自著。斐然矜莊。而無暴慢之非。惻然威嚴。而無怠惰之失。嗚呼。其宜著。一煥然君子之光也。赫乎其盛大。一顯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柳謙此章上五句與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美。感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興。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遏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砥礪。到那私欲淨徹。萬理明淨地位。蓋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雖是工夫。其寔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斐惻赫咺。是成德之驗。皆就著于外者言之。斐是矜莊。正容謹節。惻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允盛暢于四肢也。咺是英華發起。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

上切磋琢磨來。斐惻。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未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唯承斐惻二句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唯是據威德而嘆美之。不必拘斐惻赫咺為斐也。終不可護。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護者。秉彞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非不忍忘之意。○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屬知。是學問之事。琢磨屬行。是自修之事。○詩柄美武公之德。一句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指章內上五句耳。下章亦然。○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為三公。此小序以為入相于周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

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合參。又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生，青青然。堅剛而茂盛，斯亦竹之威儀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稱服也。寧無尊嚴之象乎。彼充耳所以養聰，則懸之于瑱，而尚以琇瑩之石。名山大澤之英，君子之身畢萃之，殆可尊而不可褻也。會弁所以壯觀，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天文人文之象，君子之身統備之，殆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英華自著，吾見矜莊威嚴，瑟分間兮，儀之所表，可畏而可象也。盛大宣著，赫兮咺兮，身之所潤，厥微而厥彰也。有斐君子，具此盛德，則所以感人者至矣。民之仰之，又何能忘哉。

柳謙此章。上五句，興其德之稱。下著其德之感人。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象。故以為興。充耳二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是諸侯常制。但武公盛德積中，則一服飾無非德之所形。故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但含德字在非以琇瑩如星為尊嚴，亦非謂服飾如此。而又有德以稱之也。註見其二字極得旨。不消言外增出而自躍然。瑟間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別。○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劉景誠曰：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謂朱白蒼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

音責叶則歷反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音倚

重較

音角

兮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

興也。菁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騎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合參更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長成。如簧之密比。則盛之至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就。為何如哉。蓋自切磋琢磨以來。陶鎔既至。則修為克殫于人力。而欲淨理還。瑩然不雜。殆如金如錫之鍛鍊精純也。砥礪既深。則人工可復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殆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底于成。則容自中乎禮。無自斂束以自拘。而寬兮宏裕。綽兮開大。猗歟如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莊厲以自持。而動而善戲。言而善謔。皆不至有淫虐之愆。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非切磋琢磨之積盛。而能然

哉。此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感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抑講此章上五句。興其德之底于成。下嘆其容之盡善。正盛德之至也。竹如簧則猗猗青青者。咸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興。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而渾化者言。註中鍛鍊精純。特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特自圭璧上解。不可泥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禀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意。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註又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罔弗臧。莫非其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綽中已含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其容貌從容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戲謔只是舒氣解顏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粗淺看。虐者傷害之名。不為虐者。不至于任情而凌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侮謔浪。則為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為虐

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箒謂床第卽床棧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鸞清奏其從容安舒。比他車不同。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在軾之上。皆平常無事而立則憑較。若應為敬則俯憑較。注兩轆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倚較。非乎敬之時。此可以狀其自如氣象。故以言之耳。假如過關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敬。安得在重較之上有此安重。○寬廣與矜莊反。矜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與威嚴反。威嚴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泰也。○麟士云綠竹如箒。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興中夾比。又一法。

淇奥二一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格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

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武公之德。豈無所本哉。淇澳切磋。有天行之健焉。賓筵悔過。有風雷之恒焉。箴銘規誨。有虛受之咸焉。造詣如此。此其所以生稱有斐君子。沒稱睿聖武公也。○張睿衷曰。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切磋琢磨之功。然觀其屋漏自防。賓筵悔過。而箴傲于國。誦史于滕。則固通隱微。合人已。無往而不用其心矣。其謂之睿聖也。亦宜。其相幽王而不能收格心之功。然亦非其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

○考槃章

傳。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

全旨通詩。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也。以寬字邁字軸字為骨。一章其志。堅言非偽為二章。其願足。有若將終身意。三章其樂深。有不求人。知意。總見其所樂之真處。

考槃在澗

叶居賢反

碩人之寬

叶區權反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喧音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磬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合參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所樂。惟心有真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吾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

間夾流泉而成澗。而一澗之上。卜小築以為槃。槃由人成者也。澗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浩乎與天地同游。悠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恢恢乎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使徒矯于一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失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析講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澗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文成章。非有迂徙不定之意。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寞之境也。碩大寬廣。串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樂考槃也。觀註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邁軸字亦同。蓋其心胸開廓。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慮困頓。而為情所拘。天懷拂亂。而為形所役。碩人置人事乎不問。故一室之中。悠然與天地同其大。穆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情之外。而不滯乎世情之中。寓乎山水之中。而寔超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為情所拘也。何寬如

之獨字可玩。獨寐寤言。無對也。凡人隱非其本心。外雖矯情幽獨。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獨中自誓勿誼。則非勉然可知。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忘者。惟此幽幽之澗谷。足供畢世之徜徉。意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華谷叢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朱子曰。遯之象曰。肥遯无不利。肥寬者。裕自得之意。即寬邁之理。○烟消日出。不見人。歎乃一聲山水綠。碩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碩人之心也。○昌黎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字。即永字意。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音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音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合參澗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于山阿之間。地則隱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在阿。胸次悠然。外物不能為之累。何廣大而自得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久而不變。雖獨寐而寤。獨寤而歌。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足乎已。無待于外。吾終身所願。蓋不踰于此矣。

折講。邁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獨寐寤歌。無應和也。弗過言所願止乎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漱流枕石。無復他念。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偃仄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音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合參。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地則僻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在陸。居貞自守。盤桓不見其或舍。何猶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止以自怡。雖獨寐而寤。獨寤而宿。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有之。吾自知之。獨得之秘。殆未可一二為俗人道矣。夫居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已所獨樂之情。其所養之克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析講。軸。訓。盤桓不行。確有南憲寄傲。容膝易安之意。車之進退全由干軸。朝廷之軸。仕者主之。山林之軸。隱者主之也。寤宿已覺而猶卧。

詩經正義卷之五
時。獨寐寤宿。並無驚破。其夢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不求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勞書升時論云。舉道遙空。谷之境。嘒嘒焉。共白于天下。是隱以避世。而反借以希世也。隱以逃名。而反借以沽名也。且天下庸庸者流。既不足與語此。而爭名逐利者。又徒知朝市之計。而與我言不相入。雖欲告之。又誰從而告之。此識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碩人果于忘世而不肯告也。此解亦別。又云考槃之碩人。與簡兮之碩人有異。蓋簡兮之碩人。雖萬舞公庭。特其托跡。然猶有沾沾自喜。誇示于人之意。則隱也。而傲矣。若考槃之碩人。其迹晦其志深。其幽獨所盟者。止自適其性。而不求知于人。則隱也。而高矣。此可見兩個碩人地位迥別處。○陶淵明云。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即弗告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卜坤儀曰。夫賢者。隱居自樂。而潔已無慕之心。如此。其視伏在車中。泣血孫陽。

突梯滑稽。以叨升斗。四至九卿。甘官若飴。齷不得志。坐而書空者。恍然雲泥矣。後之稱為隱者。身處江湖。心懸魏闕。終南捷徑。忘北山移文之誚。如晉皇甫希之。唐羅藏用等。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齊朱狹曰。此文公武公時詩也。雖隱也。而無憤時憂禍之患。則其意可知也。士固各有志。豈獨于治世無之。○淮南子曰。人惟鑑于止水。不鑑于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

○碩人章

傳。衛莊公娶於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全言通詩四章言陳莊姜宜于見答而君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析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時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只及復贊揚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咨嗟之意自覺言外隱然○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饒抑又末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答即云昏惑何至並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此等已不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叠叠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註極稱二字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

碩人其頌

音祈

衣

去聲

錦聚

音頰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頌長貌錦文衣也駿禪也錦衣而加駿馬為其文之大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官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女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莫莊公之昏惑也

合參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若謂夫婦者人倫之首固宜和協于閨門靜好于琴瑟也乃有宜親厚而卒不見答者則其人之昏惑甚矣能無致慨于夫人乎夫夫人固碩人也惟彼碩人頌然而長夫非吾小君也哉但見衣錦于內加以聚衣不使文之外著體服殆非恒比矣以此體服而見親于君亦情理所必至者而乃不盡然意者婚姻之不敵歟而碩人之生也乃齊侯之子從父之貴以為貴其嫁也為衛侯之妻又從夫之貴以為貴則國統世系兩相當矣以為所生之未貴歟與東宮同一本之親則碩人之兄貴與東宮有兄

詩

經

正

經

卷

之

五

十

妹之分。則碩人之母貴。所出為正嫡。又非庶孽之賤矣。抑為戚屬之未尊歟。彼邢亦侯爵也。而碩人為邢侯之姨。譚亦子爵也。而譚公惟碩人之私。一則而室之懿親。一則藩封之君長。其姊妹之夫。要亦一時之貴顯矣。識親則自父。以至姻婭。議貴則自齊。以至邢譚。皆足為碩人重也。夫何間然也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指其容服之美。下五句。極稱其族類之貴也。然首二句。須一順講。如云。此頎然而長者。乃衣錦聚衣之碩人也。分明画出莊姜一小像。詩人正自有深意。諸家多云。此二句。輕其說不然。昔太史公疑子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怪之也。今莊姜頎然而長。自是福祿之器。豈其紅顏多薄命者耶。而竟賈志以沒。亦想見詩人扼腕之意。又莊姜以彼世族。有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聚衣。其賢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也。族類之貴。不重齊侯等。只是即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重父之貴上。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與太子同為嫡夫人之所生。重在母之貴上。邢侯二句。互文見親屬之貴也。俱要指出一衛

侯來。見得並爵于衛國。而稱雄于列國者。表表顯赫。則衛侯安得以爵位自高。而藐我碩人乎。○傲弦云。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答何也。○震為長男。位在東方。故太子之宮曰東宮。○邢周公之後。侯爵譚近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是子爵。言公通稱也。

手如柔荑

音

膚如凝脂

音

領如蝤

音

齒如瓠

音

犀

螭

音

首蛾眉

音

巧笑倩兮

音

美目盼兮

音

音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蟬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合參。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自其容貌言之。手如始生之茅。柔而白也。膚如凝寒之脂。白之至也。其

領之長而白也。則如蝤蛸之蟲。其齒之方而潔。比而整也。則如瓠中之子。首焉廣而方正。螭其首也。眉焉細而長曲。蛾其眉也。笑之巧也。而口輔之美好。目之美也。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不有可稱者耶。

析講此章是言其容貌之美也。七句作八樣看。註柔而白重柔字。白字在美字看出。蓋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結。則其色白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折觀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比次整齊。方正屬形。潔白屬色。整齊屬比次。並重廣而方正。細而長曲。亦並重。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也。總見容貌無一不美意。敬弦云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重何也。此意亦言外見之。鍾伯敬曰。畫美人不在画形體。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比傳神賦。覺為贅矣。

碩人

教教

說說

于農郊

四牡有驕

音高

朱

憤鑣鑣

音

翟第

音

以朝

音朝叶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憤。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合參夫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者。豈自疇昔而已然耶。誠自來嫁之始言之。惟此碩人。教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之強壯。驂服極一時之選也。朱憤之鑣鑣。儀飾擬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翟羽以為飾。燦然文章之可觀也。竹第以為蔽。秩然前後之不露也。乘此車馬之盛。自彼近郊。以入君之朝。大婚于是乎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者。各宜蚤于退。

食。毋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厚也。是始嫁來時。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

折講此章。上五句。是述叙來嫁時事。下及國人愛樂之情也。碩人之說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菲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以兩句對兩字看也。朱憤鑣鑣。謂以朱色飾鑣。鑣鑣然文采之盛也。六帖朱憤鑣也。而遂以鑣贊之。也以寔字為虛字也。嚴緝鑣鑣。非一鑣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茀上。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有障。謂之菲。因以翟羽為飾。以朝。總承車馬而言。言駕此四牡。乘此翟茀。以入君之朝。亦只叙來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末二句。只形容為吾君欣樂之意。見得碩人如此。人皆為君深幸。奈何君獨不然耶。分明画出舉朝洵洵。為入主嚴重。大禮光景。說得相親。却似相昵。註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門外之正朝。小寢燕寢也。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孔氏曰。君出視朝。事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音括叶

施罝

音孤

濊濊

呼活反

鱣

音音

發發

音撥叶

葭

音加

茨

音他覽

揭揭

孽庶士有揭

音挈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罝魚罝也。濊濊罝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茨。菰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婦。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桑夫碩人之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意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今追究之。耶。則試自來嫁之儀言之。齊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有山臨流。泱泱大國風也。試為循河四望。其水之右繞乎齊也。洋洋然。蕩激潏潏。浮天無岸。河之身大而能容也。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然。

馳波跳沫。弘往納來。河之勢曲而能達也。即此大河之中。而物產于是乎聚。財貨于是乎生。百姓之所取也。饒而國家之所用也。阜第見此聚族而興。若彼臨淵而設網。施罟于水。則濊濊而有聲。或有鱸而如龍之多甲。或有鮪而寢廟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而甚盛。若夫澄潭集網之下。有鬱鬱葱葱。亘千里而一色者。葭茨得地而滋也。而揭揭者。又何長茂若是乎。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孽孽而服飾之特盛。有從行之庶士。則揭揭而才貌之武勇。士女姣好。而禮儀盛備。豈不爛其盈門乎。來嫁之儀。亦無可追之咎矣。此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何所拂于君而不可相親以永終也。此則吾人之所不得而解者矣。夫歷道其可美之寔。而詳推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其莊公之昏惑。而已隱然寓于不言之表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媵之美盛。而上下意自相貫。重末二句。惟其齊地廣饒。故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禮儀盛備如此。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姣好上看。總是推齊為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為二事。首二句見齊地西臨大河北。負渤海。表表名區。奚啻朝歌。

以淇水泉源。誇視一方也。施罟三句。各于中舉一以驗其餘。鱸鮪發發。是鮮物之盛。葭茨揭揭。是植物之盛。孽孽是服飾之盛。備也。有揭是才貌之武勇也。俱以姣好言。見下賤之妾如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孽既以庶孽為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寔字為虛字。如鑣鑣類也。○做弦云。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媵送之盛。而不見禮何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黃幼玄曰。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鐘伯敬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詩人代為之言。另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趙任甫曰。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彼穠矣。韓奕之詩。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豈值此詩為然。○通解按此詩。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是傷其不得于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于夫。此所以無子也。觀

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德行文章皆未易及。此亦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四章惟大夫風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殆婉而章者歟。

氓章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全直通詩六章。歷敘始終。以道其悔恨之意。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前二章追述初奔之事。下詳其被棄而悔恨之深也。首章言其

約奔。次章遂其所奔。三章悔其奔。而寓責已之意。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反也。○詩雖是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策。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氓之蚩蚩

音抱布貿

音絲

叶新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悲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叶祛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悲友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

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益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合。姦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若謂天下有狗一時之情。而貽終身之悔者矣。我也懲創往事。其悔可勝言哉。曾憶昔時有蚩蚩無知之氓。抱彼已成之布。賀我未成之絲。然其寔非徒為賀絲而來。乃假托事就我而謀。而為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不欲遂為褰裳之舉哉。第事有不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予而偕行者。非我愆此佳期也。蓋凡男女之合。必須媒妁之言。特以子無良媒。我所以難于就子耳。願子不以愆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再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焉。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我之始約如此。

抑講此章上四句叙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氓之蚩蚩鄙之也。一說謂之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句。以彼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是恐其志之不堅。送之涉淇。是示以惓惓之意。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子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夫為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媒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叙初時相謀相約之事。而悔恨之意。啓矣。

乘彼坳音鬼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連音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

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坳。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卦之體也。賄。財。迂。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

乘境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迂也。

合參夫既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境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交集。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謀固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為密也。爾之此來必灼龜以卜之矣。必揲著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皆見許。而一朝會合終身可以相倚矣。則以爾之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賄往迂于爾也。寧復如昔之愆期哉。夫始之相期如此。詎意其有今日耶。

柳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重下段。註及期即是秋以為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泣涕者恐其負約也。載笑句喜其約之遂也。註卦之體指筮。兆之體指卜。卜筮亦是審問之意。以為曾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漸車帷裳之車。迎我者。非輜重之車。持來迂賄者也。賄亦不過服飾之類。此時急欲相奔。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

○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寔問鬼神。以筮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物九。十八變而成卦。○倪玉汝曰。此合上節叙其托而謀。謀而復。復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爽德。非在我之有愆。註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

音吁下同

嗟鳩兮無食桑葚

音甚叶知

反林千嗟女兮無與士耽

叶持反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

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鷦鷯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

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合參夫我之遷賄而往。固欲善圖于終。自今思之。能無悔恨乎。彼桑之未落。則其葉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麗。何以異此。孰知色不可恃。而欲不可縱乎。吁嗟鳩兮。無以桑甚之盛。而多所食矣。吁嗟女兮。獨可以色盛之故而與士相耽樂耶。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百行而淑慝相淹。已改圖見人。貸猶可說。而解也。若女以貞信為節。與士耽而失其身。則大節一虧。終身莫贖。尚可以解為耶。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矣。

抑講此章言昔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與戒已不可縱欲。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盛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桑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此意亦含悔在。鳩食甚多則醉。與女耽士則醜。故下遂言無與子耽。耽有溺而不返之義。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之理也。惟婦人被棄而自悔。

故抑揚言之耳。耽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

湯湯音傷漸音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反士貳其行去聲叶戶

反郎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合參夫始與士耽。寧知今日之見棄耶。彼桑之既落。其葉皆黃謝而隕。與始之沃若者異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維昔者。自我以賄迂而徂爾也。值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糟糠之妻。固備嘗艱難之苦矣。乃今棄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

迎者。今以之泚水而去。復渡淇水之湯湯。駕漸車之惟裳。以歸下堂之後。永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誓約無改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爽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背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莫知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爽之女乎。

析講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叙始終之困。而深致怨于夫也。喻色衰處。勿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即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今去之索莫。叙致悲涼。見與以車迂賄時。光景迥別。若曰早知今日。即卜筮雖吉。必不肯以車來也。惟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貌。婦人之車有之。漸車帷裳言水漬及車之帷裳也。不爽只是誓約無失。情愛無乖。非就節言也。二其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愛弛上見。南台謂士也。罔極二句。只承士二其行。一直說下。以深責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二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馮爾賡曰以

爾車來。未幾而漬車惟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殺風景。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矣。言既

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音戲其笑叶音燥矣。靜言思

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夜起卧。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合參。然汝雖棄我。我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為汝家婦。而值爾之貧也。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而必興。時做昧且之惕。

夜而後寢不辭宵漏之勤。蓋無有朝且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
恤于夫也。奈何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之威加我。
而棄我以歸。其處我一何薄哉。念昔與爾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
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孰知兄弟不知
其為夫之過。但啞然而笑。畧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又不
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咎哉。靜言思之。良由我之失身于始。有以
致之。亦躬自痛悼而已。于人乎何尤。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深致其悔也。三歲
為婦。是言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靡有
朝言無有一朝之暇也。言遂註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必當日
謀約如何。勤家之言。今既遂前言而成家也。若下章信誓。方是偕老
之約。讀者詳之。暴就棄逐言。啞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末
二句玩註只承兄弟說。帶見棄意。自悼。猶言自悔。蓋始迷于欲。未暇
思量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怨也。總是言其
抑鬱無聊。咎將誰諉。殊有悔恨之極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叶魚

隰則有泮

音畔

見及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叶伊

信誓且且

叶得

不思其

及

叶孚

及是不思

叶新

亦已焉哉

叶將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
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且且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
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覆以於至此也。此則興也。既
不思其反覆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合參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從汝。非謂一時之計
也。本相期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貧。以色衰之故。而至
于老而見棄。怨悼如此。非爾之所使乎。然固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
不思之故也。彼淇雖廣。猶有岸矣。隰雖遠。猶有泮矣。是皆有所極也。

况我于總角未笄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好。以言笑則晏晏而和柔。以信誓則且且而分明。以為情好密矣。盟約定矣。將可賴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不亦淇岸隰泮之不若乎。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始之苟合。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良心之漸萌。竟何益也。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所以重戒後世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已之見棄而致其怨。下與已之不思而無可追也。使我怨內。要入色衰愛弛意。下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亦覺費解。愚謂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指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沐月披風。而半姿已消鑠者。便是衰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淇則二句。只興到不思其反止。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

也。總角四句。一串說下。言笑二句。不平。重信誓上。猶云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且且。昔偕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晏晏且且。不思反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反。則此婦又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頹然自反于人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耻之悔。倘又有賀絲者。不將褰裳就之乎。

氓六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章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及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詞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矣。即有洗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于于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于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于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暨。昔之過在已。故終于自悔。昔者之不思。○詹熊子曰。文人守

已如女子守貞。漢班固才矣。一失身于竇憲。取譏士林。揚子雲才矣。一失身于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侈口青史。况柔脆閨闈之中。櫛稍不自檢。心為所擯。安能如初之少艾。迷欲而終寵眷耶。嗚嗚。悔恨奚益耶。士君子當于氓之詩。

三致省焉

○竹竿章

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

禮者也

全直通詩四章。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當以遠莫致之句為主。首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

恍然置身于泉源淇水之間。挂楫松舟之上矣。不可歸。就有為義所制之意。但不得顯將義字說出。只以情說為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音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合參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况身為女子。不能自主。一旦速嫁。望故國之山川。竟迢迢而永別。此時此際。寧不有動予懷者乎。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持籊籊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風景娛人。我豈不爾之思哉。第道里遼闊。山川間阻。雖欲且暮致之。不能也。異地相思。徒增怛怛耳。

析講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註籊籊長而殺。殺衰小之也。謂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爾思之爾。指竹竿淇水說。遠至衛之道。遠莫致不可至。意亦是托言。特以義不可往。非真以其遠也。但不可明說出義字。作文只

以遠字發
揮可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叶羽

女子有行遠

去聲

父母兄弟

叶滿
被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也。如

合參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在目耶。我于是因淇水而思泉源矣。彼百泉發源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之右矣。潑澗不改。而襟帶常存如此。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行。身離故土。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侍爾之左。繞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淇水之映帶。湘川泉源之環抱其城也。吾其能以爲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嘆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炤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園風景。依然不改。而羈跡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串看。重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上聲

佩玉之儺

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合參我于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淇水矣。淇水在衛之左。泉源在衛之左。一右一左皆有可樂。衛之貴主嬪御。游女麗人。挈伴採芳。共游斯地。言笑間作環珮珊珊然。我爲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而舒氣于其間。不得珮玉之儺。而飄裾于其上。事與心違。能無感慨係之也。邪

析講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游之想。喜極則巧笑瑳然而齒見。行徐則珮玉儼然而有度。然亦是托詞。重不可得意發之。

淇水悠悠

音

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合參而予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淇水之悠悠。洪波巨浸。力可勝舟。凡溯洄于中央者。擊桂楫棹松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安得出游于彼。邈一方之阻。縱一葦之杭。去來煙水之間。徒倚漁人之側。巧笑佩玉。寫我憂之莫致者。而付之二水乎哉。亦托之遐想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緊頂上二章來。見出游則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佩玉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游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駕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冀望之詞。蓋炤註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其絕意。語氣宜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竹竿四章章四句

楊伯祥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描寫為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直遂。即是義之不得踰越也。只以情說。便是意在言外。

○芄蘭章

詩

經

莊

卷之五

三十四

傳一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全直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躡等。當重佩觿。佩鞮上。本不勝末。版不旗。衷此興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佩先哲之格言。以幾遠到之地。今所見者。惟傲慢之態度。竟亦何益。雖曰刺之。詞須惻然。閱恤。方得詩人溫厚之旨。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音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雖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合參此刺童子之躡等而作也。若謂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躡等。故內無宏才碩負。而外徒飾貌矜容。此士習之所禁也。吾不能不有訝于童子焉。彼芄蘭弱艸也。而今乃有枝。則不能載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觿。殆何為乎。夫觿者成人之佩。非為童子設也。僭而佩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列童子。而才等成人。佩之猶可說也。今彼雖則佩觿。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克。能不于我而加知焉。但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為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祇飾觀而已矣。能無為識者羞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興也。鞮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闔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彊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合則彼芄蘭弱草也。而今乃有葉，則不能勝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鞮，又何居乎。夫鞮者成人之佩，非為童子設也。僭而佩之，失其當矣。然使年雖童子，而才並成人，佩之猶可解也。今彼雖則佩鞮，而謀為淺近，技藝卑狹，能不于我而加長焉。但見其容分遂兮，驕侈自放，大帶恂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為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徒競美而已矣。能無遺識者，謂乎。吁，童子亦可以自省矣。

析講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也。以芄蘭弱艸而有蔓生之枝葉，興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鞮，只興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方山從疏義說，興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還從前說為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知猶智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于我，言不勝我也。是不聞其絕人之智也。近說有不足見知于我者，自未體貼註意。甲長也，長于我，為弟強兄之意，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超世之才也。亦非專指不能射而言。末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容與，故為舒緩也。遂是直遂，故為放肆也。有居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

即足上文與猗重較兮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劉向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方佩鞮，能射御者佩鞮，以成人之飾，而童子僭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為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耶。蓋有惻然憫之之意，是所謂風也。○朱極三以赤色之皮為之，故言朱極，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鄒臣虎云，彼或以老耄而不無童心，豈以少年而反多厚蓄，則貌短心長。童子之欺人，在今日，彼或以推魯而不無渺修，豈以炫耀而反多長養，則因滿得損。童子之自欺，亦在今日，欺人自欺二意，說得童子心腸洞然，近來小兒輩捷徑爭先，襲服競美，恣睢得意者，比比而是。胡不讀芄蘭之詩，而知所警歟。

芄蘭一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序所云刺惠公，是上與君競能也。非所以訓，意謂刺當時之嬖臣恃寵而肆者，于義或庶幾耳。○一說憊字重還是無智而以

為有智。無甲而以為有甲。蓋痴傲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

○河廣章

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全旨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非為地也。隱然有義不可往之意。義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言。只自說詩者言之可也。○上玉云此詩義不可歸。不可歸。并思子嗣位等俱不直露。只如本文渾含咏嘆為得。○劉胤平曰此詩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得。不說歸難。却說歸易。然有深情。○唐荆川曰父乃祖之遺體。嗣君承父之重。是與祖為一體也。母出則與祖父廟絕。故不可以私反也。

誰謂河廣一葦。音杭之誰謂宋遠。音予望之。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合。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若謂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己者。親愛之思也。今吾子既君宋矣。我其能以忘情也哉。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子居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杭而渡矣。河果廣乎哉。宋者吾子所蒞之邦也。今我在乎衛。子在乎宋。人見我之不適宋。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瞻。則可以望而見矣。宋果遠乎哉。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
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誰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哉吾其如此宋何哉觀于此詩而宋桓夫又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

拊講誰謂二字最可味一沓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淒惋悲涼一葦可渡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也一說容字與如不容例看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跋予望以目力量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

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註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訛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可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可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小慰矣。○六人謂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之女。竹

六之竿之木也
有明女

○伯兮章

傳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

兮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焉

全詩通詩四章。以思伯二字為主。首章是叙其從役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已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有一節深一節意。二章髮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癡。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誰適二字。是着眼處。

伯兮 揭 兮 邦 之 桀 兮 伯 也 執 殳 為 王 前 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命烈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若謂天下之不容逃者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若吾之有伯非吾所望以終身者

乎。彼須漕之墟。朝歌之衆。豈無蓋世絕倫足稱持出之彥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畧才大過人。殆竭然而為邦之桀兮。然果何在也。惟我伯也。今方備宿衛躡尺寸執殳。而為王馳驅于輦轂之前。其邀寵于王者甚深也。因利乘便。建功立名。此所以違棄鄉井而不顧耳。析講此章上二句美其才。下二句指其事。上二句連說。下二句亦連說。桀本揭字來。蓋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伯也二句。只問問敘其所事。註今方二字可玩。見執殳前驅還歸正未有日。以起下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之謂。亦非盡往役之義。慶源輔氏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而後言其方執殳而前驅。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旨不可依。呂記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前驅亦婦人想見其當如此。上王云。末二句玩註方字是思伯意。非誇伯意也。近墨多失詩情。○詩柄所云征役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選鋒銳進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衛。供王國之役也。按周禮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上二句所謂武與才。多是就膂力上說。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也。而言外則有悔教夫婿覓封侯意。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的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悅已容。

合參然伯為知己者死。予誰為悅已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我首則如飛蓬之亂。蓋久矣。婦容之不修矣。是豈無膏可以潤髮。無沐可以滌首。而遂至于廢容哉。蓋伯者。我之所主。伯在則薄施膏沐。倍矜光華之相得。今伯不在。我固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光彩為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暇恤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故也。是時周既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懶去修容之意。膏沐作兩物看。皆為容之資。蓋女為悅已者容。原非以治容取媚。特以蓬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君子于役。又

誰主乎誰適句。要重發。須在上二句。先點伯氏行役。廢于為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秦嘉與夫書云。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亦誰適為容之旨。○唐人閨怨詩曰。妝臨鏡懶。正思之切。而無聊處。又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猶有怨意。此云誰適為容。婉而切矣。

其雨其雨杲杲

古老反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合參然使望之。而即歸。則飛蓬可整。而望之之情于茲慰矣。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夫人而無望于雨也。則雨之于日。總付之無心。今當久旱之後。仰而冀曰。其將雨乎。其將雨乎。奈何杲然旭日之升。耀之愈明。此甚非雨徵也。雖有雲霓之想。亦徒然耳。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是以使我願言思伯。而不堪其憂。有甘心于首疾而不辭者。蓋不止于飛蓬而已。不知何日言旋。以瘳我之疾也哉。

柳講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至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心可見。願言願字。即甘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痲。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首疾則甚于蓬飛矣。

焉

音煙

得諼

音萱

艸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音妹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痲而不辭。亦非諼草之能忘也。○言焉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言焉合歡。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乎。然夫者我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諼草寧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痲之疾。亦有所

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彼執及者及今返旆而歸。則膏沐可以重新。予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抑講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護草以忘憂。憂亦非護草之所能忘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心痠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痠而不辭。心痠又深于首疾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

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湛若水曰。小序伯兮刺時者。非謂鄭不當伐也。但禮天子討而不伐。方伯連帥不能舉此義。而天子親伐焉。皆非禮矣。况又過時而不反乎。憂不但為夫而已。○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師多矣。未有出師返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師。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其民無怨懟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章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全旨通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已之有所憂也。比是托言之比。言狐即言鰥夫。不可用鰥夫字出。須知總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故托無衣以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配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合參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為狐之咏。若謂物各有耦。喪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能無感。

焉。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衣。綏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之縫裳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合參彼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矣。夫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帶。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合參彼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矣。夫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服。而病于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也乎。是非語狐之

求匹也。語鯀夫之求匹也。非憂之子之無裳也。憂之子之無配也。卽其言而求其意。不可觀世變乎。

柳耑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鯀夫之無匹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則以已濟水。玩註在厲。則正在深水處。非既厲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體。必著裹衣。此謂帶。蓋束此衣者。側是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裳。何與伊事。與子縫裳。意在言外。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

有狐三章章四句

王非熊曰。陶嬰寡處。黃鵠有誓。文君新寡。聞琴而奔。有狐之婦。進之陶嬰。則有愧。視卓氏女。亦遠矣。

○木瓜章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久其情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叶攻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去聲

比也。木瓜樹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珮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

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合參此男女相贈答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珮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繾綣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永以為好而不忘耳。奚足以為報哉。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合參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塞責也。不

過假此重寶。以寄吾殷勤之誼。將永以為好。而勿替耳。奚足以為報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合參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李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玖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玖為報。而自足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通吾綢繆之忱。將永以為好。而無間耳。奚足以為報哉。夫永好心也。投報物也。緣物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厚道在焉。風斯遠矣。

柳講此詩本賦體。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瑤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瑤相贈答也。○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比。正意

宜在言外。蓋以木瓜報瓊琚。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未足為報。但欲假此以舒情。永以為好耳。比己重禮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過以此而期其永以為好耳。○麟士云。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入正意。如暗比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反覆。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欲報齊。故設為木瓜不等之喻。以致無已之情。若曰人當危急。有投我微物。却當以重貨報之。又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况齊投我如彼之厚。而我又無以報之乎。見非可以尋常報施之禮論也。○夫子刪詩。不列之齊。而以殿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隣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疏義曰。衛多君子。于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多哉。變風時論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怨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慎。伯兮之守貞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